

普
华
经
管



自大 Hubris

无视危机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周期探寻

Why Economists Failed to Predict the Crisis
and How to Avoid the Next One

[英]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 著
吴心韬 / 译

为什么没人预测到这次危机？——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以300年的经济发展史，解读当下危机的根源与进程

深度分析供给侧与需求侧经济学，看懂中国与世界经济未来20年大趋势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自大 Hubris 大

无视危机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周期探寻

Why Economists Failed to Predict the Crisis
and How to Avoid the Next One

[英]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自大：无视危机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周期探寻 / (英)
德赛 (Desai, M.) 著；吴心韬译. — 北京：人民邮电
出版社，2016.5
ISBN 978-7-115-42008-4

I. ①自… II. ①德… ②吴… III. ①经济周期分析
IV. ①F0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2428号

Copyright © 2015 by Meghnad Desai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经博达公司授权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所有权利保留，
无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本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内 容 提 要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持续的时间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为什么没有人预测到危机的爆发？为什么在危机爆发后，甚至没有多少人能预测出危机会持续如此之久？

本书作者以过去三个世纪的全球经济周期数据，解释和分析了当下正在发生的这轮金融危机。通过回顾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及货币主义经济学对于现实经济的刻画方式及其缺陷，作者以长周期理论为基础，对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起伏做出了尝试性的预测与分析，使读者可以从近300年现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场景中，确定当下所处的阶段，以及未来走出危机与衰退的可能路径。

在经济深度全球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本书为政府决策者、经济学者、金融从业人员以及每一位关注经济形势的普通人理解经济周期变化、看懂全球经济未来趋势，提供了一套简洁、清晰而又系统的解读与指导。

◆著 [英]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译 吴心韬

责任编辑 王飞龙

责任印制 焦志炜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11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4

2016年5月第1版

字数：160千字

2016年5月河北第1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8503号

定 价：59.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 81055656 印装质量热线：(010) 81055316

反盗版热线：(010) 81055315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8052号

致 谢

我在这里不得不先提一下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他与我在英国议会上议院的 Bishop's 酒吧进行了多次密切会谈。有咖啡和美酒相伴，我们讨论了本书的许多话题。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在火车上遇到了弗农·波格丹纳，他鼓励我完成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长期读书笔记的这项研究。

戴维·马什读了本书的早期版本，并将之推荐给耶鲁大学出版社。该出版社的台伯·巴托尔（Taiba Batoul）读了我的手稿，告诉我该如何将这只丑陋的“小鸭子”变成一只看起来好看一些的“鸭子”，尽管最后这只“鸭子”并不是她所喜欢的“天鹅”。

在此对以上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推荐序

人类经济将陷入长期萧条和衰退吗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期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参加一个仪式。活动期间，女王耳边听到的尽是人们谈论金融危机如何如何糟糕、经济衰退将如何如何严重。对经济学毫无兴趣的女王陛下忍不住问身边的经济学者和官员：“为什么没有人预测到金融危机？”

女王的问题非常有名。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著作《转折与冲击》引用过，德赛教授的这本新著同样引用了这个故事，只是版本略有不同。德赛先生身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资深退休教授和英国上议院议员，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与女王同台。但他撰写这本新著或许正是受到了女王问题的刺激。是啊，经济学者能够告诉我们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吗？能够告诉我们经济周期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吗？经济学者能够帮助我们避免金融危机或抹平经济周期吗？

本书将试图回答这些富有趣味且极具挑战的问题。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很有吸引力，值得研究。经济学家的自大，是哪些经济学家自大？德赛教授心目中自大的经济学家就是当今世界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主要是那些高居著名学府和政府庙堂，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地位煊赫的经济学家。

为什么说他们自大呢？有两层意思：一是经济学者自称（或曾经自称）能够摆平经济周期、挽救或防止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二是经济学者发明出一套理论模型，干脆否定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发生的可能性。根据他们发明的美妙无比的数理模型，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天生具有自动迈向均衡的内在力量，危机、衰退、萧条、动荡、周期怎么可能发生呢？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纯粹是一个意外，经济体系的内在力量将很快自动回到均衡。

自大经济学家的第一阵营通常被称为凯恩斯主义者。自从聪明绝顶的凯恩斯先生出版震惊学界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开启现代宏观经济学革命以来，经济学很快成为“显学”，经济学者“出将入相”，协助政府制定大政方针，促进就业和通货稳定，抹平经济周期，一时间能力非凡、风光无限，说是自豪也罢，说是傲慢也可以。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习惯被称为需求管理政策，即政府操控财政政策、辅之以货币政策，就能够稳定经济，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甚至可以实现无通货膨胀的永久经济增长。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托宾、莫迪利阿尼、索洛、莫里斯·阿莱等，都是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曾经担任总统和政府经济顾问。德赛教授长期任职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亦有许多凯恩斯主义者。1960—1970年的十年时间里，凯恩斯主义理论从希克斯著名的IS-LM模型演变为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说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数量关系，对于这些工具，经济学者运用起来就好像工程师使用牛顿力学那样简单顺手。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70年代肆虐西方世界的“滞胀”困境让众多凯恩斯主义者走下神坛，自大变成羞愧和惭愧。

殊不知，这时一种新的自大取代了旧的自大。20世纪70年代，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主流，很快演变为以卢卡斯理性预期学派为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弗里德曼以他漂亮的理论和雄辩的口才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拉下神坛，自由放任的

政策哲学成为新主流或新教条。理性预期学派以复杂高深的数理模型证明经济体系是一个自动迈向均衡的体系，经济体系没有内生力量和内在机制导致危机、衰退、萧条和经济周期。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极端分支是尤金·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认为金融市场总是有效的，金融资产（股票）价格总是能够准确地反映背后的实体经济状况，所以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内生的危机，如果有危机或波动，那也是某种突然的外部冲击使然，市场将很快吸收之、均衡之。好家伙，原来天下本无事，乃是庸人自扰之，就像马歇尔百年前所说的那样：“上帝端坐天堂，人间平安无事。”多美好的一幅景象！如此美妙绝伦的假说很快征服西方经济学术界，成为真正高大上的主流经济学说，弗里德曼、卢卡斯、尤金·法玛皆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经济学者高坐象牙塔可以不问世事，现实中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却经常发生。德赛教授说经济学者自大，应该主要是指他们罔顾事实、自娱自乐吧。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经济思想史，从重商主义开始，经过洛克、休谟、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瓦尔拉斯、维克塞尔、马歇尔、熊彼特、凯恩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卢卡斯，直到当代经济学家群体。正如德赛教授自己所说，他是“一个经历过甚至是正参与着经济学说演变进程的人”，所以他叙述经济思想史时可以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读者沿着他的思路和叙述，犹如观赏西方经济学说历史演变的长篇画卷，能够理解德赛所批评的“经济学家的傲慢”是如何演变而来的，理解德赛教授所忧心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和思想方法的变化，即“经验研究被先验推导所取代，不确定性与质疑被确定性与傲慢取代”。德赛教授自己“竭尽全力抵制这种变化，努力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结合对经济学传统理论的深刻认识，试图通过系列事件来解读这个世界”。但他承认“这注定是一项未竟事业”。

本书的中心课题当然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前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著名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测到金融危机？”用德赛教授自己的话说：

“这是一次大多数经济学家、金融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都没有预测到的危机，它让我们产生疑问：它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何允许其发生？”德赛教授希望能够解答经济学出现的部分问题，诸如为何经济学家没办法预测到危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而且为何经济学家们还不承认他们的错误。

自大的主流经济学家自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德赛教授希望从主流经济学者眼中的“地下经济思想”那里寻找灵感，所以他特别重视马克思、熊彼特、维克塞尔、哈耶克和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周期理论。德赛说：“我运用马克思、熊彼特、维克塞尔和哈耶克的观点，以资本主义动态不均衡的视角提出另外一种解释。我的方法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能够在政治变化的大背景下，将全球背景和现实金融力量各自扮演的角色和相互影响都考虑在内。”

他尤其重视熊彼特的经济周期“长波理论”和康德拉季耶夫计算的著名的“长周期”。在康德拉季耶夫分析和计算的基础上，德赛教授列出了过去两百多年来，人类经济的“长周期”。

第一轮长波：上升期，18世纪80年代至1810/17年；下行期，1810/17年至1844/51年。时间跨度64年。

第二轮长波：上升期，1844/51年至1870/75年；下行期，1870/75年至1890/96年。时间跨度46年。

第三轮长波：上升期，1890/96年至1914/20年；下行期，1914/20年至1940/45年。时间跨度50年。

第四轮长波：上升期，1940/45年至1970/75年；下行期，1970/75年至1990/95年。时间跨度50年。

第五轮长波：上升期，1990/95年至2005/10年；下行期，2005/10年至“？”。时间跨度未知。

第五轮长波的下行期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是10年、15年还是20年、

25 年？这就关系到我们今天如何分析和预测全球经济大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以及很多机构和学者都警告过全球经济可能陷入“大平庸”或长期衰退，德赛教授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计算结果，对未来全球经济趋势非常不乐观。他的基本结论是：“当前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可能归因于一个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和一个短的 10 年周期的重叠。”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将看到至少长达 10 ~ 15 年的经济下行期，从 2009 年算起，直到 2019 年甚至 2024 年！这将是怎样的一幅悲观的景象啊！

我个人也认为全球经济前景不容乐观，理由与德赛教授根据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所做的分析和计算并不相同，篇幅所限，此处不打算详细讨论我对全球经济的看法。

当然，全球经济前景或许并不像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所预测的那样糟糕。首先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本身并不准确，时间误差相当大；其次是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背后的力量太复杂，人口增长、技术创新、重大政治事件等无所不包，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人口变化和技术创新趋势，却很难准确预知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根据目前的普遍预测，2016 年全球真实 GDP 有望实现 3.5% 的增长，全球贸易增速达到 3%；2016 年，美国经济增速 2.5% 左右，失业率继续降低到 5% 以下；欧元区有望摆脱衰退，实现大约 1.6% 的增长；日本经济增速约为 1.5%；英国经济将实现大约 2% 的增速；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虽然普遍放缓，但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速仍然可以至少达到 6.5% ~ 6.7%，印度则有望实现 7% 以上的增速。

无论未来全球经济前景如何，本书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极富挑战性的。德赛教授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架构以解释人类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他的思想来源有三个：一是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倡导的长波理论；二是马克思—古德温根据工资和利润占总国民收入比例变动所推导的经济周期理论；三是维克塞尔—哈耶克基于市场利率围绕自然利率波动而演绎出来的

短周期理论。

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理论是极其困难的学术工作。我认为德赛教授的新著才开了个头，远没有解答他所希望解决的全部问题。正如德赛教授所说，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及其随后的经济衰退不仅是经济自身的危机，也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危机。全球经济学家都在深刻反思自己的理论和学说，经济学研究范式和思维模式正在酝酿一场革命。德赛教授年近耄耋，依然敢于挑战如此高难度的课题，中国的年轻学子还等什么呢？

中文版序

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于2008年9月爆发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轨迹。从1991年苏联解体开始，全球化进程进入活跃期。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段繁荣期。在那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并在20国集团（G20）中获得了不断升高的排位。同时，亚洲也成为了全球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过去5个世纪以来的首次。

危机导致所有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受损，美国 and 英国花了7年时间才将国民收入恢复到金融危机前——也就是2007年的水平。欧盟国家的经济如今（2015年底）仍旧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其经济增长处在停滞状态。而所谓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现在已经不全是高增长经济体了。

对于这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变化，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们一来未能预测到危机，二来甚至未能判断出危机负面影响的长期性。全球最好的大学在其所讲授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给剔除了，同时拒绝承认各国经济体会出现难以恢复的产出下滑。作为一个科研主题，商业周期理论曾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销声匿迹。在所谓“大缓和”（The Great Moderation）时期，宏观经济学家们预计经济萧条已经永远消失了。在1945年之后的30年时间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曾统治经济学学术界，但在后来，由于大家热捧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以及瓦尔拉斯均

衡经济学的复苏，凯恩斯的观点被摒弃。

故现在大家有一种对新理论或一种新经济学的求索。我在此书中呼吁，我们无需寻找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而只需要回顾并再次研究过去 200 年来伟大学者的理论。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个缔造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也是第一个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在增长过程中会受制于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基于劳动与资本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此消彼长的数据，他发现了英国经济的十年周期。随后，一位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发现了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可能来自于银行信贷的过度扩张以及后来的突然收缩。约瑟夫·熊彼特，这位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在数据中发现了一个 50 年的周期。这些周期是由创新驱动的，而这些创新一般都会改变经济的生产结构。他认为创新是扎堆出现的，其始于 18 世纪晚期的蒸汽机革命，后来经历了 19 世纪中期的铁路发明以及 19 世纪晚期的电力和汽车发明等。每一轮创新潮都会启动一次经济繁荣，随后繁荣动力会衰退，经济开始下滑。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则对这种周期理论给出了统计数据证据。

经济学界需要重拾这样的观点，那就是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不均衡系统，其拥有短周期和长周期，经济总量会扩张，但商业也会受到破坏，进而另一轮周期会重新启动。从 1978 年开始，受制造业出口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中国经济已经连续 35 年处在经济上升期。现在这个经济体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计划转变成为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的经济体。中国也正在逐步向全球开放其资本账户，同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中也获得了一个合法的地位。这些改变会导致所谓不平衡的出现，同时也会带来其他变化。因此，我们最好能做好准备来应对类似周期的到来，以将其负面冲击最小化。相反，倘若我们决定倚赖现代宏观经济学及其均衡理论，那么也许我们得到的惊喜会大得多，但相应的损失也会大得多。

我非常高兴我的新书被翻译为中文。几年前，我的另一本书《马克思

的复仇》也曾被翻译为中文。我感谢吴心韬先生对文本一丝不苟的翻译，以及在和我交流沟通中表现出的耐心。同时也感谢我的朋友向松祚教授对本书的评价。

梅格纳德·德赛

2015年12月18日

前言

2007年7月，我应印度外交部邀请为驻印度的各国外交官员讲解全球经济。听众约有150人，由不同年龄段的外交官组成，包括各国驻印大使及其他高级外交人员。在讨论中，我们的话题转向了全球经济的繁荣。一位来自巴西的高级外交官问我，当下的繁荣能否持续？在我多年的经济学研究生涯中，我意识到有两个结论是肯定的：其一，经济繁荣期持续越长，就会有越多的人认同繁荣将持续甚至是实现永久繁荣；其二，繁荣期越长，越有可能会很快终结。由于经济学并非一门精确科学，因此我无法告诉那位外交官具体的繁荣终结日期，只能确定拐点将现，而且会比他预想得快。

在2008年年中之前，有两大事件接踵爆发，预示着全球经济风向有变。首先是2007年秋美国楼市泡沫破灭，然后是2007年10月份上海A股股市大跌。这两个事件在当时被视为是相互孤立的，放在全球经济的网络中似乎互不关联。在“大缓和时期”（The Great Moderation）^①，类似于“资本主义”和“商业周期”之类的字眼不再是自视甚高的经济学家们使用的现代经济学词汇。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危机来袭的时候，其猛烈程度需假以时日才会被周知，这就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曾预计，各国军队会在四个月之内——也就是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战争并返回家园。所以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便认为危机会是暂时的且能够自我修正。其他人则认

① 大缓和时期特指1992年至2007年的全球经济出现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译者注

为，尽管当前金融危机是严峻的，但我们仍旧有工具来应对它。持这一观点的首先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其次是凯恩斯主义者。我的观点则是此次经济衰退不仅是我们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衰退，而且就连惯常的凯恩斯主义疗法恐怕也无法对之奏效。

在2009年2月的伦敦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呼吁推出一个国际性的、相互协调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复苏刺激方案。当时我给一家英国主要报刊网络版撰文，提出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会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①。我很清楚，解决危机的方法并非是诸如借贷和宽松货币等老药方。要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我们需要探索一个“地下世界”（the underworld）。这是凯恩斯使用的一个形容词，意指过时经济学家的知识疆域。卡尔·马克思、约瑟夫·熊彼特、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甚至是我们仍旧在研究但并未完全理解的克努特·维克塞尔）都将资本主义经济理解为一个服从上升与下降波浪周期的体系，是一个动态不平衡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若决策的规则是一致的，那么大体上供给是等于需求的。

当巴拉克·奥巴马2009年1月入驻白宫的时候，他明白金融体系的坍塌将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麻烦。于是他推出了总规模近8000亿美元的刺激政策，企图提振经济，这些举措在“常规的”衰退中使用是合适的。但在6个月后，大西洋彼岸的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意识到危机的严重程度是空前的，他也是首个有此认识的高层政客。当年秋季，英国大选即将举行，我和我在英国议会上议院的同事们讨论：工党^②的竞选纲领应该包含什么内容？我当时斗胆进言，表示任何财政支出都会缺乏财源。

① 梅格纳德·德赛，“凯恩斯主义无法奏效”，英国《卫报》，2009年2月16日。

——译者注

② 其时的英国执政党。

——译者注

工党和在野党的竞争在于工党在财政紧缩方面能否比保守党做得更好。但我们的答案却是围绕着投资和增长，而非财政紧缩。

在2010年2月，我和其他19名经济学家无所畏惧地给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联合撰文称，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政府都需在首个任期内将财政预算赤字削减为零。联合署名的经济学家包括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事蒂姆·贝斯利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剑桥大学的戴维·纽伯里、纽约大学的汤姆斯·萨金特（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佛大学的肯·罗戈夫以及其他经济学家。我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有政治背景的。联合撰文信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馈声音，分别来自于我的凯恩斯主义朋友们——理查德·雷纳德勋爵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勋爵，他们也以联合撰文信的形式在报纸上发声，各自背后还有数量更多的联合署名。在美国，保罗·克鲁格曼强烈呼吁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芝加哥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却质疑是否有推出（刺激政策）的必要或者说刺激的效果有多少。能够达成共识的是，美国和英国的中央银行都认为货币供给需以量化宽松的形式实现扩张。

四年之后，我们有了些后见之明，我们能够看到危机的严重性，甚至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我们也知道经济复苏的脆弱，我们只能说迄今只能在英国和美国看到脆弱的复苏，但是在欧元区却还看不到。即使最轻微的错误决策都可能导致经济复苏轨道发生动摇，但现在是一个回顾过去所犯错误的恰当时机。同时，问题要紧的地方不在于经济，而更多地是在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本身。我希望在这本书中能够解答经济学出现的部分问题，诸如为何经济学家没办法预测到这次危机，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而且为何经济学家们还不承认他们的错误。我也想纠正关于经济学过多使用数学的批评，探讨是否存在新的经济学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经济灾难。

我是作为一个经历过甚至是参与经济学说演变进程的人来撰写此书的。在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 50 多年生涯中，学生时代以及职业生涯前期的我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但回顾我的整个经济学家生涯，我也曾探索马克思、熊彼特和哈耶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随着时间推移，我见证了经济学学术文化的变化，即研究经济现实的经验主义习惯被摒弃，大家开始喜好先验推导，而非怀疑性探究，不确定性与质疑被确定性与傲慢替代。我竭尽全力抵制这种变化，我也努力地运用经验研究方法，并结合对经济学传统理论的深刻认识，试图通过系列事件来解读这个世界，但这注定是一项未竟事业。这种变化是我希望能够阐述清楚的问题，我希望我的读者们能够从此书当中洞察一二。